

行走的
耳朵

周云蓬
著

行走的 耳朵

周云蓬
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行走的耳朵 / 周云蓬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9.4

ISBN 978 - 7 - 5598 - 1282 - 7

I. ①行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42471 号

出品人: 刘广汉
特约策划: 乐树文化
责任编辑: 阴牧云
装帧设计: 金 泉
图文统筹: 王大方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65200318 021 - 31260822 - 898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(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: 256401)

开本: 890mm × 1 240mm 1/32

印张: 5.5 字数: 74 千字

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就只携带死海的石子，教堂晨起的钟声，黄昏天上的乌鸦，还有那些石头的温度触感，

走去下一个城市。





盖住双眼的世界不远

我的成长过程变化不大，从温饱到小康。路不远，从台北到洛杉矶留学，也不远。从人类学到歌手，有点远但也不算太远。一切在于抉择和努力。但是我觉得对于作者来说，从沈阳到洱海，很远。从中国到耶路撒冷，更远。从看见到失明，我则永远无法知道那有多远！两岸咫尺直到民歌发展跨入四十年，我才认识彼岸这位默默爱着校园民歌的东北老乡，我想时间终究能让一切都变得不远！

云蓬的文字风格我很喜欢，容我借他书中用来形容我的词条：如冰上滑行的玉，无碍顺畅，是幽暗海中的一抹月光，温暖剔透。因为不堆砌不拐弯，让人读时不费神，不忸怩不摆态、不虚幻不晦涩，所以不引人堕落！言简意赅之中俚雅并济，而刻画的人微、洞察之入骨，让人觉得是不是也要将自己双眼盖住，才能真正领悟作者自嘲笨拙的高深奥妙！快哭的时候让你笑，正想笑，又给一棒让你思。在这哭笑不得、来去之间，感受到的是盲者对这有情世界大量的爱与理解。他必然是一个充斥着爱的个体，才能用他的耳、他的鼻、他的口、他的手和他的心，把所到所感形容得如此犀利透彻但——美好。

现阶段的我，努力让六根清净、根境不偶，不想这虚华五浊恶世对应出自己的不堪和脆弱！云蓬失去了最容易被欺蒙的感官，少了这一根的魔考，修行之路应该比我们好走一些吧！单单想到不用照镜子，就已经觉得心不烦意不乱了！盲者的心和耳朵之间的那条通路是那么地明亮清晰，我们却常常眼堵了耳，耳又捂了眼，最终是眼耳一起把心给蒙了！

这行走的耳朵，走出了鲜活不样板的路，是彩色的耳朵、乐观的耳朵、犀利的耳朵、洞察的耳朵……是会走路会歌唱、会爱会给、又悲又悯、一双看得见的耳朵。

盲者不盲，眼不“见”并非不“见”，也为我印证了佛经所言。

齐豫 合十

序 / 盖住双眼的世界不远 齐豫 / 1

旅途

世界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——行走的耳朵 / 3 吴哥窟教会我无目的摄影 / 7
大欢喜大热闹的纽约 / 22 逆旅光阴 / 29 干燥明亮无处期许 / 37

音乐

《四月旧州》记 / 45 二〇一四年耳听是虚 / 48
妈妈一起摇滚吧——舌头乐队复来归 / 66
《音乐肖像》让我们理解世界 / 80 舞台有神 / 84

诗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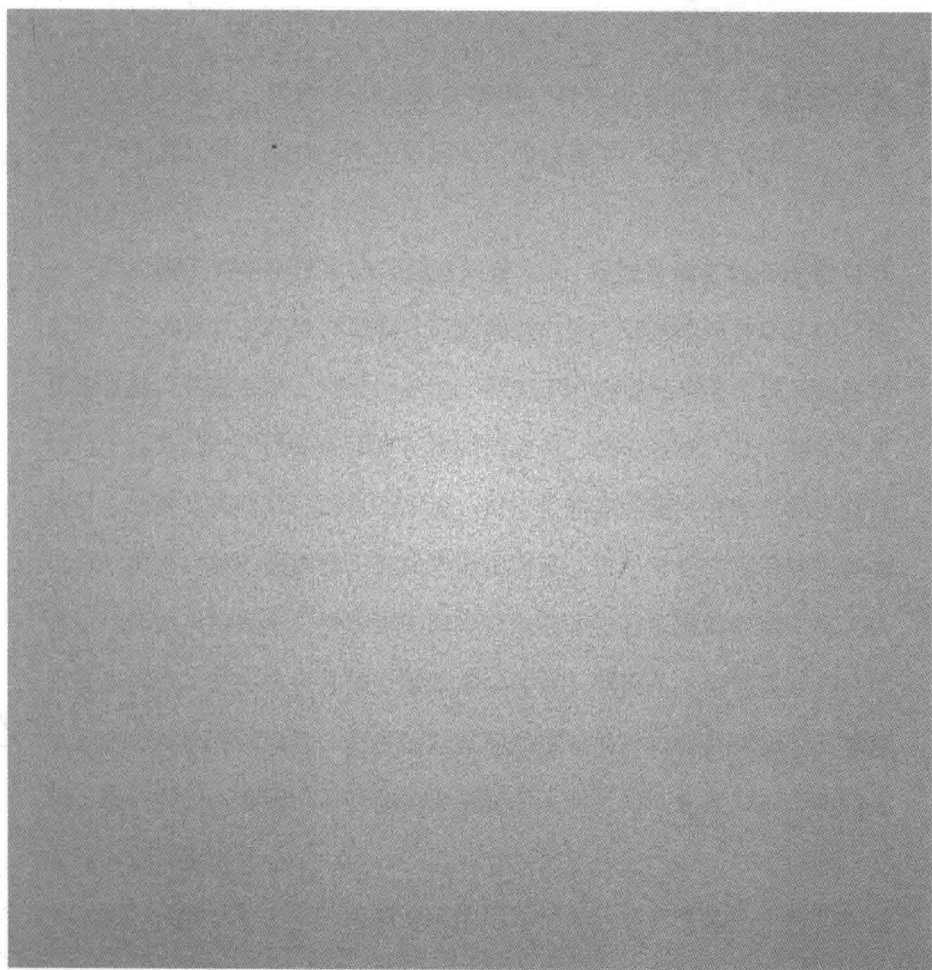
猫冬时节好读书 / 91 跟随诗歌走入镜中 / 95 万物沉默如谜 / 99
歌诗两会 / 108 专栏入梦 / 111

其他

绍兴一别 / 117 向阳光灿烂处迁徙 / 121
西北偏北唱游记 / 129 角门半掩，海风吹入 / 133
大密度的黄金周 / 144 Flying Blind / 148 讲讲大理的坏话 / 153

摸石头听耶路撒冷 / 10	伊斯坦布尔的气味 / 18
最最遥远的路——胡德夫老师访谈记 / 52	
梦中橄榄树 温柔四十年——“民歌四十：再唱一段思想起”演唱会亲历记 / 70	
好歌埋在你心底 / 86	
诗歌的声音 / 101	唱谈萧红 / 105
面朝大海，怅望祁连——北方巡演记 / 125	
我在汉源当评委 / 137	琴瑟友之 / 140
我妈 / 156	

旅途



世界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

——行走的耳朵

世界之于我，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，其他感官就变得尤其重要起来，没了大儿子，二儿子就担负起长子的责任了，失明大半辈子，安身立命多靠耳朵。

别的孩子看电视连续剧《铁臂阿童木》，我抱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剪辑，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影，邱岳峰声音坏坏的，童自荣很帅，乔榛深沉，刘广宁很纯。那时还没听说导盲犬，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子设备，我走在沈阳的街头，拄着盲杖，全凭耳朵听声辨位。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流，可以校正你走路的方向。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，你的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，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，快撞到的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。有人认为这很神奇，其实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，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片广场，应该能够感知得到。记得那时就连最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也要靠耳朵，有一回误入女厕所，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，马上迷途知返。听到没看到，不算流氓。

到了盲童学校上学，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，在盲文板里

扎出一个个小点点。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鸣，咚咚咚的，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，咚咚咚咚，如万马奔腾。

再后来开始学乐器了。拉琴唱歌是我们盲人最古老的职业，跟算命、乞讨并列为三大谋生出路。论先天禀赋，我在音乐上只是一个中才，我有一些音乐天赋极佳的同学，只要街上汽车一按喇叭，或者暖气管气流阻塞发出“呜”的一声，他就能在键盘上准确地敲出相对应的音高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某首歌刚被唱完，第二天就能把歌曲默写成谱子。所以，有很多莫扎特一样的盲童，只可惜后天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，没能成为音乐家。

再后来，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了，想读泰戈尔了，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。学师范的多是女生，读着“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”，又婉转又好听，就算诗歌没听懂，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。到如今，回想起某本书，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，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，而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，有清朗的，有低缓的，成为我青春的年轮。

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——按摩，把人的肉揪起来再压下去，后来还是改行，靠耳朵了。到了北京，我把卖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。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嘴，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。为了让耳朵更好地享受、感知音乐，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，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，那是我流浪北京最贵重的家用电器。那时听音乐真是入心呐，一张鲍勃·迪伦听烂为止，一套鲍勃·马利，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雷鬼乐的节奏。

当然，生活不仅仅是音乐，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语、嘲讽、阴阳怪气，甚至仇恨。那时常听到人说的不可理喻的话就是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”。谁请你可怜了！可怜之人又不是宠物，有义务总是可怜见儿的吗？或许可怜别人可以把自己升华成贾母？有一次在圆明园，走路把路旁的自行车撞倒了，车后座的瓶子摔碎到地上，我赶忙向车主人道歉，说我可以赔偿。那小伙子很愤怒，向我大吼：一瓶刚买的酱油摔碎了，你赔得起吗？这样的刺激，耳朵比心灵记得更久。

二十一世纪，自己进录音棚录了个人专辑。晚上关起门拉上窗帘，在屋子里偷偷听自己的歌，就像在一间空房子里遇到另一个克隆的自己，又尴尬又陌生，还有点近亲结婚的负罪感。其实耳朵是向外的，它对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很陌生，还有些抵触。出了唱片以后，开始上舞台演出了，舞台上有了监听音箱，仿佛一个演员照着镜子为台下的观众表演。监听音箱不总是那么音质优美，有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沙哑，有时刺耳得像驴叫。这时听到调音师安慰你：“台下可好了！台上台下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。”这时你还真得要有点自恋精神，摇头晃脑地做陶醉状，把歌唱完。也有时候参加大型音乐节，咫尺之间几个舞台一起开唱，你上台一把小吉他轻轻拨弄，民谣音乐娓娓道来，赶上对台是个重金属乐队，长头发旗帜一样地狂甩，鼓敲得震天响，你根本听不到自己在唱什么，这时你心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组建一个音量大的乐队，发挥奥运精神：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

生活越来越喧嚣，每个人都更大声地说话，捂着耳朵拼命表白。“调音师，给我音量大一点。”“调音师，我要音量更大点。”可能音乐在

一百年前比现在的音量小得多，由于世界本身安静，耳朵听了一样震撼。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现场录音，就算最噪的乐队，它的低音和总的音量分贝，比起现在，也只算是浅吟低唱。世界将越来越吵，人类的耳朵会越来越长越大。可能将来自家晚饭聊天，每个人都得拿个麦克风。可那样的世界对于失明的人就苦了。我八十年代在沈阳走街串巷如闲庭信步，九十年代在北京经常背着音箱拄着盲杖从北大去西单卖唱。到二十一世纪不行了，城市巨大的轰鸣，湮没了我的听觉，汽车按喇叭的声音、街边店放音乐叫卖的声音、广场上健身者播放舞曲的声音，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一声更比一声高。我站在街上，真是眼又盲，耳又聋，寸步难行。偶尔到大饭店吃饭，人们隔着桌子如喊山般：“老周，你好！”真是咫尺天涯啊。

耳朵跟我说：你年龄大了，不需要总混江湖了，能不能带我去个安静的地方——听听风吹竹林，雨打屋瓦，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，“空山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”，听安静的人小声说话，听枕边人均匀呼吸。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窗前，叫了一声，耳朵就醒了。

于大理